

已经没有了抬头望天的习惯了,无论白天还是夜晚。这你应该懂的,因为白天老是灰蒙蒙的,晚上再无星光灿烂。

年轻的时候是喜欢看天的,可能是射手座的关系。其实我不是一个太耽于幻想的射手,只是喜欢看白云在蓝天下漂移,就如远处的白轮船缓缓驶过大海。夜晚的天空是更美丽的,安静却又熙熙攘攘。那时我住在邻近淮海中路的一条弄堂里,在二楼的阳台上就能看到一条狭长的丁字形星空,银河时常就恰好横亘在那里。想想吧,那该有多少亿颗星星——女神和男神们,在那里眨着眼睛向地球人眉目传情啊。北斗七星就像一把勺,是最好辨认的,鹊桥两边的牛郎织女却不好找。管它呢,背一句“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就行啦。如果躺在卧榻上,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卧看”了。在市中心弄堂里朝天瞟一眼就能望见银河的故事,90后们会以为是天方夜谭呢,但在那时却是千真万确的,根本用不着任何夸张的修辞。

去看望一位师长。这位师长如今在众多江湖大佬合资的基金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可谓呼风唤雨。但是,他最大的心病是儿子,金融读得好好地,忽然文艺激情迸发,去艺术院校辅修了导演课程,准备今后冲击奥斯卡。董事总经理反对儿子从艺也不是没有道理。当然,中国不乏男性艺术家,可是与男性企业家或者文艺男青年相比,张艺谋、冯小刚当然是凤毛麟角。风投都是数学家,凡事看百分比。因此,他让我这个与文艺圈沾边的人,好好劝劝他儿子,别走文艺道路。简言之,告诉小子,文艺有毛用!

我

天刚蒙蒙亮时,我们的车驶进了苏州凤凰公墓的停车场。

初春的早晨,乍暖还寒。走出停车场,沿着小道往上走了一段,道边出现了大片的草地,细小的叶片上还有晨露的闪光。草地的后边是浇筑的水泥地,水泥地上面有一幅接着一幅的浮雕,那是“二十四行孝图”,去年新建的。我看到有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站在那里,看似父子两人,男子手指着一幅图在说话。

墓园的大门还关着。站在门前透过那围墙和栅栏,只见满山坡伫立的墓碑,层层排排,井然有序,而那一大片凝重的白色,令人肃然。

“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余光中《乡愁》一诗中的两句在心头泛起,又想起儿时父亲所讲古人尽孝的故事,想起闵子骞“母在一子寒;母去,四子寒”的话语。记得父亲那时花了好大力气,才让懵懵懂懂的我稍许明白了闵子骞的晚辈礼数和良苦用心。

闵子骞是“二十四孝子”之一,应该就在刚才上山那道边浮雕中,不知那个为父的男子对孩子解说的是不是就是闵子骞,想到这里,我微微笑了。

那一排“二十四行孝图”的浮雕,描画了中国古代贤人的故事,在山坡间这一派肃穆凝重里,平添了艺术享受的情调和传统文化的氛围,应当感谢凤凰公墓的管理者,感谢有此构想并加以实施的那些好人,我想到了。

清明,是中华民族祭奠先人最重要的节日。而“二十四行孝图”能让人感知到自身行为的意义,在对先辈的礼敬之际,生出对家庭、家族、一宗一门,乃至对国家、民族的理解、崇拜和自豪。让那些幼童——他们本来只是随着成人的行为而行为,知晓民族的伦理文化,这是不是应当有的家庭教育呢?

这时,墓园的门开了,等候着的人们鱼贯而入。

一路上,Christoph 都在告诫我,到了德累斯顿可不能只是站在外面看风景,还必须留一些时间走到那些精工细琢的建筑里面:去古大师画廊看看丢勒、拉菲尔、提香、鲁本斯、伦勃朗的画;去凑近了,用心比较一下产自中国、德累斯顿本地和迈森的名贵瓷器;如果遇到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有演出的话,那么花多少钱买一张森帕剧院的票都是一辈子不会后悔的决定。

穿行在茨温格宫中时,太阳正在一点点地向西落下去。就在这座楼台庭院四合、喷泉雕塑林立的宫廷里,强者奥古斯特大帝的儿子非特烈王子迎娶了他心爱的女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特丽莎女王的女儿。日落日升,日升日落,盛大的婚礼庆典举行了三天三夜。

那个时代的德累斯顿王族,喜欢用这种特殊的沙岩石打造他们的宫殿,日光之下苍白耀眼,而当日头西沉,夕阳的

何夕再见星汉灿烂

王纪人

上世纪60年代的北京一年也有几场沙尘暴,雾霾天气倒是不算多的。在城里能够望见西山,有时轮廓还很鲜明。在宿舍里摇头晃脑地读了一天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以及各种注本。脑子有点儿不灵光了,便到未名湖边去散步,坐在长椅上发呆。湖水里荡漾着一片晴朗,化成各种闪光的波纹。晚上时常踩着星光去燕南园,僧敲月下门式地叩开西班牙式的别墅,去拜见游国恩师。

“四清”时,我在江陵到上海的轮船上有过几日往返,亲见了“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雄伟壮阔,体会到诗圣博大的胸境。记忆一下子又飞到了70年代中期了,那时我住在拉萨河畔,也曾流在那曲的高原牧场上,还在雅鲁藏布江湍流中的牛皮筏上,看到珠穆朗玛金字塔式的洁白顶峰。在那神山圣河的疆域,

随时会被吹跑。卷帘门“况且况且”地撞击着,发出刀剑离鞘的声响,眼见着它们被狂风扭曲。整条小巷里的风,形成一股“剑气”,直逼后脖颈。我一个人走在其中,脑子里立刻呈现出电影《功夫》里的场景,两位杀手排行榜第二的瞎子,戴着礼帽,穿着长衫,留着长甲,把两人合奏的超大古琴架在腿上,弹拨出的音浪里暗藏刀枪无数。我生怕回头就看见骷髅兵只有“剑气”里杀将出来,只有紧紧攥着围住后脖颈的围巾,把巷尾东宫剧场的灯光,视作“小桔灯”拼命赶路。走进第一次来到东宫剧场,发现小桔巷通往的入口处原来是后台——满地的木屑,明显是刚制作完舞美装置的残局。

走过铺满木屑和刨花的后台,从侧幕钻出来,下台后入观众席,这才算是抵达目的地。彩排的意思是——该剧在明晚上演前的最后一次“演习”,就好比“模拟考试”。只见穿着大袍子、扮演国王的演员突然站起来“罢工”。他要演的国王的身高只有常人的一半,所以

好说话者,常为人称好,常被人说好,当然要有好者多时,好者当道。不然,被人欺还助长不了正气,做得好事还被人说坏。其次也不能一切都好说话,有时没有原则、不分是非就不一定是好。

信,是人之素质和品牌,装不出、装不像。小人穿西装,穿不出风度、穿不出气度、穿不出大度。

想念或相帮,在意或相望,朋友做得长,不在地域远近,不在职业彼此,不在见面多少。

反射却能令建筑呈一片金黄,倒映于河面之上,流光飞舞,灿烂闪耀。这样的无敌景致,令得德累斯顿恍若金子打造出的精致之城,难怪它收获了“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的美名。

难以置信,这座建造于13世纪,摧毁在1945年的城市,竟然可以如此有尊严地重拾自己旧日荣光。

95%的建筑被炸。200余万的难民。漫长的愈合岁月。重建工程至今仍在继续。那些从古旧建筑上拆下来的木料和石块,被一一编号保存,然后重现曾经的辉煌;国家艺术博物馆和“绿色苍穹”艺术馆内的藏品,流离失所于战火,隐匿于萨克森的山区,辗转过多少国家后,才得以重归故里。

我们乘着咣当作响的有轨电车,穿

在整整两年的日日夜夜里,包括在梦境里,始终呼吸着最纯净的空气。虽然氧气是少了些,只要不蹦迪就行。天,永远是那么的湛蓝,没有一丝杂质;夜,永远是被数不清的钻石镶嵌着的。望着发光的星空,心也好像被擦亮了。但也有恍惚的时候,仿佛面对梵高的星空。

几十年过去了,在经济发达人口密度极高的大小城市里,晚上还能够看到星光灿烂的天空吗?除了月亮和启明星等稀稀拉拉几颗,其他星星仿佛远走高飞,逃离人类了。我曾经试图去寻找,可惜总是失望而归。只有一个小山村,才给我些许的安慰。一个网页上写道:“决定人们观察星星是明是暗,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由于星星发光能力的大小,二是星星和人们之间距离的远近。”现在我们才知道,显然还有第三个因素,即人为的因素:大气洁净或污染的程度,以及光污染的有与无。

地球日刚刚过去,明年的七夕,要不要设立一个“星生日”呢?让我们擦干净空气,重见蓝天,召回星星。星兮归来!

春消息 (速写)

李磊文/图

万千丝雨,三五芽蕊;
春在枝头,也在心头。

哈!”扮演玫瑰花的姑娘服装也出了问题。导演看着她的裙子质疑道:“这不是玫瑰的颜色,是牡丹!服装,服装在哪儿啊?”服装助理上来解释:“要不,我们直接上网买一件玫瑰色的裙子?”

“哦,不对,今天是周六,卖家没法发货……我们是明天,首演,对吧?”

“那,只好明天一早去秀水买一件!”……

是的,亲,我看的确实是彩排。

我之所以只看这台戏的彩排是因为第二晚必须去看另一台据传要被停演的话剧的最后一场。在这最后一晚,从演员到观众都知道命运已无可逆转,

越著名的奥古斯特铁桥。夜幕深邃,星光闪烁,255米的桥长,从此岸到彼岸,她是如何在炮火纷飞中泰然自若地度过了那些艰难岁月,像德累斯顿人说的,如同一个蓝色奇迹?

Christoph告诉我,会有年轻人爬上铁桥,把它作为告别生命的最后一站。“这真是一种羞耻”,他说(是的,当时他用的就是“羞耻”这个词),“有那么多的德累斯顿人,将近30万,死于战争的轰炸之中,他们在这座城市充满感情和依恋,挣扎着要呼吸到最后一口来自易北河畔的清新空气,却不得不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生者看不出当下的美好,便是对那些故去者的大不敬。”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出去,这个历史上富甲天下的城池,古建筑如剑戟

冬雨是个尤物,这在北方人看来,殊不可解。江南本来一到冬天就是寒湿阴冷之地,本人结识过一个东北姑娘,当初住在一起,举着温度计和吾吵架,说,矮马,房间里只有五度啊五度!吾淡然一笑,阿拉从小就是这样长大,北方人真是侠气娇气啊。每逢冬天,吾都要由衷地感慨,真心喜欢冬雨,因为不必出门,守在家里,现在的条件又比以往宽裕些,可以开着暖气和电热毯,温一些好黄酒,边吃美食边看《纸牌屋》。这点点的冷,湿冷,你们不习惯,觉得是一种难受,在吾看来,正是吃货的福利。

现在是已经桃李芳菲了,微博微信上天天看樱花,看得本人眼前常常会有粉色的氤氲,天晓得,可是冷空气一来,马上又是三度五度地冷下去,这时候,最能御寒的菜品,也是最当下的,非腌笃鲜莫属。家父是标准西医,像腌笃鲜这样又有腌腊制品又有笋的东西,一般是不进门的,所以吾也是独立居住以后,才常常在居所慢一慢二地煲(也就是笃)这样费事的汤,这种鲜洁,清爽和丰厚,令吾相信,此汤对健康肯定是有好处的,至少对心理健康,有百益而无一害。

腌笃鲜属汤菜,只需要四样东西,外面对其中的配料众说纷纭,要打破头,其实无非就是鲜肉咸肉春笋和百叶结。你说要蹄膀啊脚圈啊五花肋条,反正肉就是了,夹点肥膘,带点骨头,都悉听尊便,个人意见,为健康计,建议以肋排取代五花肉,脚圈也是极好的选择,盖从养生需要考虑,胶原蛋白,肯定要胜过脂肪多许多。还有些很销魂的衍生品,要是觉得只有四样太寂寞,兴致高起来,不妨攒几个狮子头,弄点干张包,围一圈蛋饺,切半只母鸡,面上余点青菜,都可以啊,这就是上海暖锅,老早过年才吃得

这几样东西里最难弄到的,其实是好笋,赫赫有名的湖州老费有次玩笑说,笋最好是山上挖出来,马上裸体切块丢进锅里,才嫩,要是湖州安吉的笋开车运到上海来卖,本来一车七百万斤,到了上海可能就变成一千多斤了,如何吃得。所以古人房前屋后种竹子,说不可一日无此君,吾以为,大概这位王年兄喜欢吃腌笃鲜是跑不了的。

咸肉也要考究考究,品类繁多,大抵好吃的标准,须要干香,有回味,要是有点像样子的火腿,控制好咸淡的话,再好不过。知交陈兄湛平是当地人,告诉吾,做火腿时往往要放条狗腿相伴,那真是尤物,本人虽然养狗,绝不主张吃狗肉,不过现在怀想一下,这个大概别有风味,也一定有它的道理。另外有个小提醒,百叶现在很少有特别好的,要滚两遍水,洗净,焯去豆腥气,才堪用。其实这种荤汤,民间异彩纷呈,样样都是赞的,王安忆老师在《富萍》里关于骨头汤的描写,非常切合当时的环境,材料虽然便宜,口感却一样滋润清甜,好比穷了三千来年的日本人说的豚骨汤,豚,很古老的字啊。

你猜对了,这是一篇追念冬天的文字,它刚刚出门离开,我们用汤来想它。

以“回光返照”的饱满状态入戏或看戏。每一个人心,都五味杂陈……

这就是文艺青年中的文艺青年——30岁左右依然驻守在舞台剧的艺术工作者的工作常态。

听罢,董事总经理眼珠一转,要不,你带我儿子去北京做一趟“舞台幕后之旅”,就让他看看“真相”,怎么样?

林,直插云天,与之呼应的是城中悠久的历史、文化、艺术、商业和手工业传统。

这里的人似乎天生心灵手巧,世界上许多新奇的发明创造都来源于此。大到最早的反射式相机,小到袋装茶、过滤嘴香烟、啤酒瓶盖,甚至文胸;除了钟表、芯片制造业世界闻名外,有“瓷中白金”之称的迈森品牌的奢华瓷器,LOGO以双剑交叉……

而更远处,夜雾升腾的郊外,还有安徒生曾经和贵族们一起散步的森林,正在酣然入睡。

出生在德累斯顿的德国现代作家埃里希·克斯特纳说:“如果说除了丑恶,我从小还知道什么是美的话,那么这要归功于我的故乡城市德累斯顿。我不必从书里去找美是什么——如同护林员的孩子呼吸着带森林气息的空气那样,我呼吸着美。”



清明断想

李慧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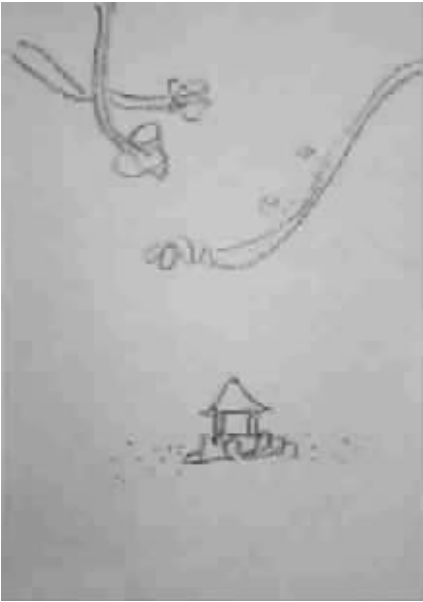
边看边聊

文艺有啥用

朱光



春消息 (速写)



贾树森
少开开支
(三字商业用语)
昨日谜面:三夺冠亚军
(流行歌曲)
谜底:《再一次》
(注:再,与“三”相扣;
一,冠军;次,亚军)



七夕会
行旅印痕